

中国为何为世界铺设这条“阳光大道”?

国际锐评

“‘一带一路’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,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。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时,用这一形象比喻道出了“一带一路”的本质。

中国为何为世界铺设这条“阳光大道”?因为它能够帮助世界各国应对当下挑战,更能为开创美好未来提供力量。通过这条“阳光大道”,世界看到了中国破解“时代难题”的智慧。这正是习近平在演讲中所

倡议的,用平等协商、开放创新、同舟共济、坚守正义,开创一个共赢共享、发展繁荣、健康安全和相互尊重的未来。

经过7年多建设,“一带一路”正帮助人类不断接近这样的未来。

从当下看,在这场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,“一带一路”筑起了一条“抗疫线”。

疫情期间,中欧班列向沿线国家输送了大量防疫物资。中国疫苗不断运抵沿线国家送去生命救助。中国企业还在印度尼西亚、巴西、阿联酋、马来西亚、

巴基斯坦、土耳其等国开展疫苗联合生产,以推动疫苗成为人人用得起、买得到的公共产品。

在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,中方表示未来愿在传染病防控、公共卫生、传统医药等领域拓展合作。这将会加固守护生命安全的屏障,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。

同时,“一带一路”还是沿线国家修复经济的一剂“强心针”。

受疫情影响,2020年全球贸易和投资陷入低迷。但中国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却逆势

增长。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,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较上年增长0.7%,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达到29.1%;中国企业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对58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,同比增长18.3%。

跨欧亚运输国际协调理事会秘书长根纳季·贝诺夫在博鳌论坛上指出,疫情对全球贸易的显著冲击主要体现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受阻,而“一带一路”正是通过交通运输的紧密联通,为货物贸易增长创造了有利环境。

中方此次提出建设更

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,积极发展丝路电商,将会进一步畅通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合作渠道,促进融合发展。

更重要的是,“一带一路”从提出之初就着眼于人类的未来。加强绿色基建、绿色能源、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,完善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……绿色发展成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底色,使这一倡议成为守护地球家园的有生力量。

人类从中受益的不只如此。世界银行有关报告认为,到2030年,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有望帮助全球760

万人摆脱极端贫困、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。当“一带一路”成为一条“减贫之路”“增长之路”,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开放包容。

在“筑墙”“脱钩”等逆流泛起的当下,“一带一路”践行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仿若一股清流,增强了世界推进全球化的信心。7年多来,这一倡议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,充分证明:平等相待、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。正如习近平在演讲中所言,“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,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”。

人民日报致台军书是武统台湾前奏曲

巴厘:意如香

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致台军书,正告“台独”分子,人民解放军已箭在弦上,随时登岛武统台湾。呼吁台湾官兵,不做“台独”挡箭牌,明智放下武器,回家保护好家园,守护好爹娘。解放军要拿下的只是蔡英文与光头苏贞昌等“台独”首恶,不针对台湾同胞,台军是解放军的兄弟,兄弟不吵架,不扳手,实现中华统一大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。

致台军书正印证了邱毅教授的断言:“中国武统台湾已正式开始”,斩首与

实弹演习已经首先打响了心理战,证明了邱毅教授断言不虚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,正在台湾岛内引起极大的反响,蔡英文“总统府”的“反斩首”与“逃跑路线”演练,更加仓皇紧迫,一片惊恐,因此民进党“台独”紧抱美日大腿就更加不择手段,岛内亲美与亲日派更加肆无忌惮,而美国与日本也频频向“台独”释放“协防台湾”的错误信号,为蔡英文“以武拒统”壮胆。

殊不知,眼下美国拜登总统,因为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,正在面临国内种族歧视社会矛盾加剧,虽然加大印钞发放纾困

金,仍然无法刺激振兴美国经济,失业人群与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,只好对外转移矛盾,加大对俄国的施压,同时出手,一边制裁中国,一边协同北约向俄国发出军事威胁,制造乌克兰危机,使得美国与俄国的矛盾激化,大有在俄乌边境大打一场的架势。拜登同时出手打压中国,不是把俄国与中国逼在一起,让中俄联手共同应对美国的打压威胁吗?对付一国美国尚且没胜算,同时对付俄国与中国,拜登不是患了白痴战略大失误吗?

而日本因为无视海洋环境污染,在美国刻意拉

拢授意下,决定把受核污染废水倒入海洋,正在引起日本邻国俄国、韩国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担忧抗议,韩国的反日潮更是日益激增。日本境内近来的新冠疫情也越来越严重,几乎有失控的迹象,导致日本经济不景气,已经有1200多家日企倒闭,失业率激增。在自己内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,日本要紧靠正在衰落的美国,妄图协助美国协防台湾,频频在钓鱼岛海域派遣渔船挑衅,岂不是甘心充当马前卒而不知量力吗?

因此蔡英文“挟洋自重”依靠美国与日本,正

是死抱两个自身难保的大块头,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斩首行动,蔡英文与苏贞昌等“台独”首恶,心知肚明,因此频频演练“反斩首”与“逃跑路线”模拟演习,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”,但“台独”首恶量也插翅难飞,负隅顽抗的结果,不是死路一条,就是沦为阶下囚。已经土气低落与高度厌战的台军,绝大部分人都会明智选择,或阵前起义捉拿“台独”分子,为国家统一将功补过,以最少量的损失,成就中华民族复兴统一大业。则是广大的海内外炎黄子孙所喜

闻乐见的大喜事。目前,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,新冠肺炎重创了欧美资本主义,中国也正迎来百年不遇的机遇,2021年正是武统台湾的最佳机遇期。人民日报致台军书,正是中国正式宣告:统一台湾的历史性节点已经到来,任何外来势力,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收回台湾,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崇高理想。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,让我们敞开双手,迎接台湾回归的一天,正是朝凯普照,中华儿女高唱凯歌,载歌载舞,笑迎五星红旗,高高飘扬在台湾岛上空。

井里汶:云风

大年初四,一大早打开手机,除了阅读好友们温馨关怀的问候,一定要看寒暄阁文友们风趣幽默的聊天,一些医疗常识,以及资深文友们探讨文学理论的话题,总能从中获益不浅。

尤其是印华作协刚刚成功举办第一次云端春节团拜会,让我沉醉在文友们由衷的感言和祝贺,那穿越时空,别开生面的春节团拜,各地分会温馨感人的新春祝词,和献演的精彩文艺节目。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袁霓总主席,冬珍执行主席,小钟老师,以及各地文友们的积极参与支持。

一如既往,每年农历正月初四,一大早,我一定首先祭拜37年前因车祸英年早逝,从小相依为命的胞弟

廖振文。吃过午餐,再打开手机看印华作协寒暄阁,不禁让我整个人愣住了,用手揉揉双眼,没有看错吧?仔细一看,真不敢相信。那充满阳光,英俊开朗,帅气十足,昨天还代表作协总部,向全国各地文友拜年的狄欧主席,竟然不辞而别,匆匆走了!这怎么可能?怎么说走就走?老天不公啊!

噩耗传来,宛如晴天霹雳,本来云端春节团拜带来的喜悦,立即笼罩着悲伤的气氛,使得整个寒暄阁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,刹那间,文友们滴滴泪水,即刻化成篇篇感人肺腑,对狄欧主席

“星夜的别离”——挥之不去的深深怀念

的缅怀、依依不舍悲痛的悼念诗文……

狄欧是我早期认识的雅加达文友之一,他为人和善,总是笑脸常开,热情幽默。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印华作协的活动,狄欧负责接待外埠文友,热情的握住我的手说:“我是狄欧,狄龙的狄,你是风云?”

“你把我的名字颠倒了。”“噢!对不起吧,云风,那你也把我颠倒叫吧,因为你比我大,就叫欧弟(狄)吧。”狄欧豪爽地摇着我的手,风趣地说道。

我会心笑了,一下子,驱走了我原先对他的陌生

感,倍感亲切起来了。

2004年,井里汶轮值主办印华作协中秋联欢。狄欧代表雅加达作协献唱了一首“那个不多情”。我才知道他不但诗文写得好,歌也唱得好!节拍准,乐感好,歌声轻松美妙极了。一首动人的抒情歌曲,让联欢会充满了欢乐喜悦的气氛,给井里汶文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,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狄欧是名副其实的抒情歌王!

每次参加雅加达印华作协的活动,总能看到狄欧忙前忙后,尤其是2018年“两庆一会”,狄欧更是忙得不可开交,往往忙到深夜

两点才就寝,大家对他的敬业称赞不已。印华作协也因袁霓与狄欧等的热情接待工作,留给世华文友们,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。

可惜如今狄欧匆匆走了!好几次我总想写悼念狄欧的文章,可是每写到一半,回想起37年前,也是大年初四,痛失因车祸的亲弟弟振文。现在又是大年初四,我又失去了“欧弟”。禁不住眼眶湿漉漉,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,写不下去了……

如今我打开于祯文友替狄欧录下的那首“星夜的别离”。听了好几遍,心里想,从此再也不能听到狄欧

抒情歌王的歌了,于是一再重复听了好几遍“星夜的别离”,歌词唱道:

“……并不是我狠心抛弃你走高飞,从此天涯海角远离……”

狄欧啊!您的远走高飞,让作协寒暄阁泪飞不停,悼词不断。更震惊了世华文坛,大家都因您英年早逝而惋惜!

您曾说:“人生是一首美好的歌”。

可没想到,您这么快就在这美好的歌里,划上休止符!袁霓主席说:“天堂再也没有病痛,再也没有压力,繁花相送……”

是的,我们要用繁花送别您!安息吧!亲爱的欧弟!印华文坛史册必将记录下您的无私奉献,印华作协与文友们,将永远、永远缅怀您!

三宝垄:夏木匠

3、三宝垄——中华文化的古城

三宝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文化古城。

其时,三宝垄不能算是很大城市,然而却拥有六间中华学校,这说明三宝垄华人先贤先辈对于传承中华文化的努力是不遗余力的,他们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极其贫乏不足的情况下,同心合力,团结一致为孕育下一代和中华文化的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其实战前(1904年)位于柏兰碧丹街的中华会馆早已附设了一间平民化的“中华学校”,以期云云学子能有就学的机会,接受中华文化教育,只是它是会馆所办而且不以学校命名,所以只能说是中华会馆的“附设学校”。

(1916年)三宝垄茂城街有一间“华英中学”,但教学语言却几乎以英文为主,多语只是附属语言,学子多由外埠富甲一方的士绅或土财主的子女,俨然是一间“贵族”学校,

严格来说也不能算是中华学校。

直到1946年,有远见热心的侨贤侨领在战后百业萧条不景的情形下,同心协力在加布兰街建成了三宝垄第一间真正的中华学校,是第一校“中华公学”,简称“中公”。我是报名就读幼儿园的第一批学生之一,直到1954年念完小学毕业后,我就搬到华侨中小学继续念我的初中。而1954年以后中华公学也着手办理向政府申请,把原有的中华公办成为一个印尼私立学校,即国民学校 Sekolah Nasional Nusa Putra。

续第一校中华公学成立后,中华会馆附属的中华学校也宣告正名成立为三宝垄中华中小学,简称“堇华”,是第二校,依然以教育华人学子为前提。

继之而来是新友社夜校也正名成新友中小学,简称“新中”,是第三校,接着第四校中国中学,简称“国中”,第五校华侨中

小学,简称“华中”。这些前辈先贤的办学精神如火如荼,大家都为传承中华文化,培育下一代而齐心协力,孜孜不倦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,民国政府流亡台湾,海外华侨华人也开始分帮分派起来,而且日趋激烈,左右派之争也日益显著。

华英中学这时由高增敦做校长,走新中国左派路线,“堇华”、“新中”随之,变成“左三校”。而“华中”、“国中”、“中公”,相对地变成了“右三校”。

在这样情况下,对立自然而然时常发生,尤其是五六年级顽皮的小学生,放学后还在满街溜,不马上回家,三四个,五六个走在一起,碰到对方在前面成群结队,也不管是那一方先开始,总之,“反动派,蒋光……”的叫声随之而起,而另一方也不甘示弱:“毛贼……毛贼……”的反唇相讥,彼此不停的叫骂,然后满街追逐,有一

方被赶得四分五散,另一方就自以为胜,呼啸着扬长而去。诸如此类,时而有之。

庆祝八一七国庆举行校际篮球比赛时,从循环赛到决赛,只要是华中与堇华对垒,抑或是华中与新中对垒,“国语会”篮球场的观众一定非常沸腾热闹,两方啦啦队各自占据在对方的篮球架下,每逢对方射球,这一方啦啦队就把球架大力动摇,让准头射歪,同样的这一方射球时,那一方也一样把球架大摇特摇,让球不能投个正着,比赛场面火热,激情沸腾。

如斯这般,年复一年,直到50年代中期,印尼政府实施国民教育政策,开始限制华侨学校的发展,首先就拿右派国民党学校开刀,右派学校一间一间地封闭没收,华中的命运也在1958年上半年寿终正寝。

唯独中华公学早有准备,把华校改成了印尼私

立国民学校,直到如今安然无事。

我从初中一年级就读于“华侨中学”到初中毕业三年期间,除吸取许多知识外,还认识了许多的同学和老师,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谢教英文的女老师,这位女老师中等身材,人很温和,英文咬音清晰容易听懂。

她是一个先进的女性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像现在一样开放,每逢国庆日或八一七国庆举行游行

时,谢老师身着长袖白衣,蓝色长裤,手穿白手套,头戴军帽,威风凛凛,骑在一辆NORTON大型摩托车上,走在游行队伍铜鼓队前,做开路先锋,风采翩翩,赢得了不少看热闹的路人啧啧赞赏,这是一件华中的美谈,也是“华中”引以为豪的一件事。

在华中三年的学生时代,是我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片段,如今伤怀惜别,不禁黯然泪下。

永别了,华中!



漫画 王锦松 (原载《联合早报》)